

孔尚任诗文集

(第三册)

第三冊

孔尚任詩文集



中華書局

孔尙任詩文集卷五 詩詞曲

詩

喜識江西族孫毓瓊

閒說賢溪此一門，在建昌之新城。今詳譜系倍情敦。分支半是從龍彥，始祖博士公諱傳，同宗子端友，從宋高宗南渡，寓衡州。述祖同爲一豸孫。予與瓊同爲宋中丞公諱道輔後人。兄弟鸞騰新賦好，與弟毓功皆能文，出寧都魏和功之門。兵戈飄播舊經存。初，莘夫公自衡遷臨川，溫龍公又自臨川遷新城。壇花墓草今非昔，不及南轅道尙尊。

暢春苑賜櫻桃應制賦得紫禁朱櫻出上闌

禁苑芳菲春未歸，應時珍果燦朝暉。盤盤選顆紅千點，張幕防鶯翠四圍。賜出猶含新雨露，嘗來頓厭世甘肥。人間天上分遲早，不待清班見亦稀。

贈同寅雅思泰

前爲翰林院筆帖式，隨駕幸魯，供事經筵。

上馬吟詩下帳眠，路傍爭指玉堂仙。一從首藉同餐後，也覺風流減昔年。
客鬢蕭蕭漸似銀，六龍南幸十經春。說書御座誰曾見？只有雅公是舊人。

汪爾公捐金贖人子女甚多故祝其壽

五陵俠少漫相親，誰爲蒼生報此人？烽火消時完骨肉，春風吹處絕烟塵。
太平宴上稱觴大，離合場中祝語真。已注陰功仙籍裏，海邊空老一林椿。

叢臺

千秋獨見武靈才，車戰無功騎射開。寄問腰弓行路客：可曾下馬拜叢臺？

夷門

信陵愛客不須論，垂老侯生漫感恩。百二秦城歸蔓草，千秋留得魏東門。

過漢光武帝千秋臺

滹沱北自雁門來，一渡河冰帝業開。今日原陵無麥飯，春風寒食莫登臺！

七夕集寄園賦詩集字限韻

瓊筵欣促駕，把酌興皆濃。隱草遮人跡，磯苔淨岫容。漁樵盟有戀，洞壑勝難從。霜冷星初度，身寒節又逢。筇扶雙屐到，塵帶一囊封。不肯眠今宿，昏依拂檻松。

——輯自趙吉士輯《寄園七夕集字詩》

望大澤山

蓬山海上來，峯峯氣磅礴。羣峭衛一尊，巍然見大澤。雄姿既蔚深，秀骨復峻削。左控渤海濤，右握岱宗絡。日月相蔽虧，風雨自橐籥。靈氣閼混茫，餘妍發邱壑。落落挺長松，粲粲羅仙藥。丹泉白石間，直搆隨所托。結氣含青華，遊目極寥廓。何當躡層顛，一馭浮邱鶴！

——輯自《萊州府志》

題顏修來羽獵圖

黃河紫塞天山路，玉勒金貂侍獵年。風骨乍傳新照夜，鬚眉不數舊凌烟。誰知學士嫺鞍馬，却訝將軍愛賦篇。好續蜀機三丈錦，揮鞭直看射雕還。

孔尙任書真跡

詞

鷓鴣天

院靜廚寒睡起遲，秣陵人老看花時。城連曉雨枯陵樹，江帶春潮壞殿基。
傷往事，寫新詞，客愁鄉夢亂如絲。不知烟水西村舍，燕子今年宿傍誰？

西江月（平山堂懷阮亭）

花事清明五度，衣香人影匆匆。○風流司李管春風，又覺揚州一夢。
楊柳千株賸綠，芙蓉十里殘紅。重來誰識舊詩翁？只有江山迎送！

○此二句顧彩輯《草堂嗣響》作「幾度平山高會，詞成人去堂空」。

綺羅香

鳥喚提壺，蜂黏釀蜜，恰是暮春時序。惹得閒愁，多似繭絲千縷。冒綠意，自展詩脾；拾紅片，還修花譜。暮聽來疎雨瀟瀟，和烟灑破竹窗素。
涼颺飄入庭院。愛茶新餅試，爐溫香炷。如此韶光，底事瘦來如許？沒意緒，白髮詞人；好心情，青衫酒侶。共高齋鬪葉敲碁，友朋相樂語。

杏花天

當年製就傷心句，冰絲上，泣宮啼羽。杜鵑夜冷江村暮，獨閉紗寮暗雨。魂銷盡，無人告訴；買鸞膠，青春已悞。錦囊收拾才人賦，焚在埋香小墓。

沁園春（小吟蟬琵琶）

碎砌檀槽，顧曲當年，承值玉熙。看牙箱肩削，迴文錦浪；鈿鋪背滿，並蒂花枝。夜殿張燈，秋簾撥雨，恰報河南戰馬嘶。強排遣，在官家懷裏，淚溼冰絲。聲聲，落葉淒其，算玉笛金箏劫後稀。歎匙頭半損，難傳塞曲；軸弦重上，怕譜宮詞。暖閣囊收，寒溝泥委，總付飄零舊監知。偏愛甚，有鍼鋒細字，匠製鐫題。

——輯自《闕里孔氏詞鈔》

錦纏道又一體（水南莊宴集）

昨雨今晴，薰得天桃紅透。喜名園鶯新人舊。紅螺盃裏鵝黃酒，帶着飛花，吞入詩人口。看翩翩小隊，射花穿柳。隔重軒笙歌淺奏。醉來時莫傍香堤走，芳草嫩寒，只恐難禁受。

落燈風

元宵過了，想歌臺舞榭，閒被東風掃。玉娥困眠，花燈不照，這幾片春雲，飄得雪恰好。明日晴烟破曉，便潤柳蒸梅，引逗成雙鳥。社鼓催耕尙早，且偎爐細斟釀。問他出城人：幾時有茸茸細草？

《同調詞》

曲

博古閒情

〔商調〕〔集賢賓〕脫下那破煙蓑搭在漁磯，好趁著一片片岫雲飛。路迢迢千株驛柳，花暗暗十度晨雞。纔望見翠芙蓉，龍塞峯高；早拜了金華表，鳳闕天齊。猛回頭舊山秋萬里，紅塵中漸老鬚眉。常則是鷓鴣班及早坐，畫省最遲歸。

〔逍遙樂〕僑寓在海波巷裏，掃淨了小小茅堂，藤牀木椅。窗外兒竹影蘿陰，濃翠如滴，偏映着瀟瀟葛裙白紵衣。雨歇後，湘簾捲起，受用些清風到枕，涼月當階，花氣噴鼻。

〔金菊香〕偏有那文章湖海舊相知，剝啄敲門來問你；帶幾篇新詩出袖底，硬教評比；君莫逼，這千秋讓人矣。

〔梧葉兒〕喜的是殘書卷，愛的是古鼎彝，月俸錢支來不勾一朝揮。大海潮，南宋器；甘黃玉，漢羌笛；唐羯鼓，斷漆奇；又收得小忽雷，焦桐舊尾。

〔掛金索〕他本是蜀產文檀，精美同和璧。撞著箇節度韓公，馬上親雕製。一尺寶，萬手流傳，光彩琉璃膩。你看這蛇腹龍頭，含着春雷勢。

〔上馬嬌〕人道是鬱輪袍，知者稀。那有箇妙手賽王維？樊花坡竟把雙絃理。奇！這法曲傳自舊宮妃。

〔勝葫蘆〕每日價梧桐夜雨響空墀，砧杵晚風催，却是那懷裏胡琴聲聲脆。似這般淒情慘意，燈窗雨砌，不濕透了舞裙衣？

〔柳葉兒〕問起他宮中來歷，倒惹出萬恨千悲！中丞原是女傾國，爲甚的烏夜啼、雉朝飛？直待那鳳去臺空也，纔得于歸。

〔醋葫蘆〕想當初秋宮絃索鳴，到如今故府笙歌廢。這九百年幽怨少人知，偏則寫閒情，唐人留小記。點綴了殘山剩水，借重的舊文人，都立著雁塔碑。

〔二〕合該那傷心遺事傳，偏買着劫火唐朝器；又搭上多才一箇虎頭癡，做出本小忽雷，風雅戲。好新詞芙蓉難比，他筆尖兒，學會曉鶯啼。

〔三〕倩一班佳子弟，選一座好臺池，新樂府穿著舊宮衣，把那薄命人兒，扮的美。淪落客重來作對，還借你香唇齒，吟出他苦心機。

〔浪裏來煞〕試看這酒易濃，還帶些英雄淚；賞新聲，且和你珍重飲三杯。說什麼胸頭有塊壘，那古人都受風流罪。虧他耐性兒，熬得甜味苦中回。

〔雙調清江引〕看忽雷無端悲又喜，遊戲浮生世，都愁白髮生，誰把烏紗棄？聽那景陽鐘兒，還要早些起！

此齣絃作傳填詞之由，雖冠冕全本，而不必登優孟之場，倘能譜入笙歌，以易加官惡套，亦覺大雅不羣矣。

郛城樊花坡，彈琵琶得神解；偶示以小忽雷，入手撫弄，如逢故物。自製商調《梧桐雨》、《霜砧》二曲，碎撥零挑，觸人秋思，惜場上盈盈，未能領會耳！

顧子天石傳奇五種，皆未登場，惟《離騷譜》一劇，授之南雅小部，曲終人散，已復經年矣。今《小忽雷》清詞麗句，大似粲花；而《秋宮》一折，直奪關、馬之席，此道茫茫，斯爲絕唱！

燕市諸伶，惟「聚和」、「一也」、「可娛」，三家老手，鼎足時名，「景雲」不與也；然風流跌宕，實未多讓。今授以新聲，演未三旬，已咄咄逼人。請嘗試之，或有移情之歎。

小忽雷開場

一

〔鷓鴣天〕樂府彫零九百春，曲江遺事問何人？亭邊拾得江郎筆，閨裏生成碧玉身。延勝友，結佳姻，檀槽撥動市朝塵。朱門翠館繁華處，日落咸陽是草新。

〔前腔〕大抵人生聚散中，灞橋官道柳濛濛。香消紅袖登樓妓，淚濕青衫對酒翁。秋帳月，曉程風，紛紛淮蔡事兵戎。一番霸業歸流水，雪壓南山無數峯。

三

〔前調〕紅豆教成白紵辭，琵琶又是古哀絲！宜春院裏尋桃扇，蘇小湖邊唱竹枝。傷老大，怨分離，深宮含淚女官知。不堪蕊榜仍淪落，長慶文人說舊詩。

四

〔前調〕人阻珠簾萬里深，無窮幽恨碎胡琴。紛紛甘露關何事，宛轉香魂亂我心。紅葉水，翠鴛衾，梧桐終是鳳凰林。唐家多少風流案，天寶開元接到今。

《傳奇大意》○二曲，一敘命筆之由，一敘家門始末，乃上下兩本之發端。演者疲於供應，又分爲四本。因各製小調，撮其要領，每本亦皆有開場矣。一分爲二，二分爲四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。

○《傳奇大意》二曲，係顧彩填詞。

——輯自暖紅室刊本《小忽雷傳奇》——

孔尙任詩文集卷六 文

遊石門山記

石門山一峯石，具五嶽之威儀，令遊者目不給景，足不給目，直作五嶽觀，斯奇幻無倫矣。然去魯城不半百，魯人世無間津者！乃知漁人有言，人自厭聽，桃源不在天上，何至迷舊路哉！

余與莓垣、敬思入山，在戊午重陽後三日。憑陵俯谷，極生平之快遊，覺兄弟位上，又添一石門。把酒瀝地，與二子盟：他日負此山者，有如此酒！晚宿莓垣別墅。買山之約益堅。詰朝，莓垣以事歸；敬思拉余更遊，三週華不注，而山之生面全開。待月領珠臺上，山深秋老，襟被不勝，蹠影走三十里，得一野店，出酒相勞，雖肴簌雜陳，而下酒物乃來峯巒溪澗。談而笑，笑而呼，大驚小怪，睡人盡起，余兩人蓋竟夜不寐云。歸告莓垣，侈爲勝事！自此無日不促膝，儼然有一石門，突兀眼前，亭臺樹石，色色改觀。不旬月，敬思以狂疾死。死之夕，猶嘔嘔說石門不絕。莓垣哭之慟，謂此山有墮淚碑，當不復往。余謂敬思精神，與石門千秋流注，絕石門，是絕敬思矣。因搜剔名勝，經營土木，雖百不得一，而某高某深，某古樸，某壯麗，如蜃樓海市，劈空現境，旣自爲記，又命姪栻圖之。客來問山，余舌敝唇焦不及答，贈此儀注，示此粉本，皆已至石門。

石門與九仙山，似續而絕。出魯北郭，卽挹爽氣，涉洙、泗，迤邐東北行，數踰嶺坂而得山焉，如細腰葫蘆，排臥者三，面目不殊，所謂依樣畫者。凡物忌雷同，況山水之變乎？名曰俗山，實不可醫，然爲石門功臣，則固東家之施矣。過此入大壑，山勢藉以尊，光影浮動，亂人心目，吾已皮相此土。有山自東來，險怒橫阻，乃石門之前障。人從西南入，是鑽其隙也，故處子無遁美。跨衛草河而上，阡陌交錯，禾黍氣蒸，人按轡容與，如未登山；反顧城市，已混烟霧，真引人入勝者。路側一黃土崖，滋潤秀媚，千好萬好，他可知已。從此石皆古體，樹無俗筆，人行磴道上，轉顧掬頸，如登場傀儡，綫索全不由己。我欲於此壘石爲門，扼其右喉，題曰「佳水山」，庶不致擲目俗子也。峯回路轉，度一小石橋，謂之「入勝」，劃然天開，照半潭清碧，則杜子美同劉九法曹、鄭瑕坵燕集處也。其詩曰：「秋水清無底，蕭然淨客心。掾曹乘逸興，鞍馬到荒林。能吏逢聯壁，華筵直一金，晚來橫吹好，泓下亦龍吟。」「秋水」二字，我已名其潭；亭曰「蕭然」，不知何日臨於泉上耳！

稍上爲全真觀，有元碑可識，僧雖據之久矣，歸楊歸墨，我之責也。比鄰卽玉泉寺，永樂時有祖永禪師者，棲寂於此，明末鼎盛，邑先達郭魯川、李蘭皋俱有記，今亦瓦破榛荒，如吾家苜蓿宮矣。又上爲先聖學易處，相傳宗子聖佑，於丁祭之先，占神饗何所，卜者曰：「享松香童子之祭。」及期，見牧兒數輩，採松花柏子，拜獻於此，始信其言。今謀建一書院，向二老肩上爭坐位，蓋魯封內山川，不可無此一席也。覲面黃石山，卽先之險怒阻我者，我已入其室，何得不笑顏相向？但

石門豐羽毛，彼則蒼質黃文，一味濯濯，絕不效顰，黃大癡皴染，或有似處，越看越愛，賺我半日呆立。僧言：「上有『旗纛窩』，黃巢亂魯，曾據此巔。」我亦未暇探討耳。

書院基甚平曠，前矚嶺珠臺，後負翠屏峯，珠圍翠繞，須待我輩消受也。左臂爲山之中峯，樹石糾雜，蒼鬱有氣，曲者樹，直者石，樹罅石補之，石縫樹彌之。巔半起兩石壁，透出木末，似垂兩匹鵝溪綃，可看十里許。欲效磨崖法，勒一石門山銘，未免有誇心已。遊人陟此者，喟然觀止，不知此特山之初峯。自此緣脊行，過鳴鳳崗，漢地節二年，鳳凰鳴處，其陽尙多梧桐。躋上爲小魯峯，下視魯國如蟻垤。又上爲玉笋峯，劍戟林立，鋒攢刃挺，咄咄逼人，不似渭川瀟灑也。稱爲虎峯，余未登巔，恐有負隅者。下爲分泉嶺，泉水乳胸者，自桃花峪蜿蜒而朝於釣臺；浹背者，凡山中爲泉、爲溪、爲潭、爲澗，淙淙瑟瑟，水濤萬派皆是也。卽其發端，却不得似自天上來者。北折而上，爲摩青峯，登峯造極，臣僕羅足，此時呼吸俱不敢，恐犯帝座耳。東望滄溟，瀉銀凸翠，縷紫織青，瞪目白光外，不知是海非海；但渾渾一氣，此身已在員嶠方壺矣。前面平陂，呼爲「白雲宮」，昔奉玉皇，當路一石似香案，恨不作吏其上。轉西北一小峯，名后土巖，疑卽魯之后土。下至清風峽，有青帝祠遺址。西折而上，爲拜嶽峯，西北拱向，似繞老翁索梨栗。西下，卽古石門，乃山中後戶，實魯國都鄙之分，南北往來，此稱孔道。經由留溪至勝橋，西出可達魯，東出可達卞，後合而前分，故石門有三，中如一都會焉。漢人《高士傳》稱晨門魯人，爲魯守石門，司其啓閉者。夫魯無二石門，子路負米養親，負笈從師，僕僕於卞於魯者，不宿此，安宿乎？

羽士求於石門上祀玄武，占地亦最勝，其西偏尤曠落永也。兩丹峯，石老木蒼，與白雲映發，冉冉有仙氣；他年一瓢、一笠，吐納其上，未必長生，或不遽死。初從中峯命屐緣脊行十里，躡峯者十有三，至此爲峯盡處，復與中峯遇，僅間咫尺。莓垣云：「似璧合。」敬思云：「似珠聯。」余大叫曰：「絕似蟠龍。」鼻孔接尾間，消息其氣，故兩峯鱗鬣特茂。涵峯狂籠峯之抱，青翠聳削，石面孤懸，昔人讀書屋已破，余繼爲精舍，蓋敬思之所擇也。揲卦得幽人貞吉，遂取少陵幽人詩，而以「孤雲」題草堂。堂中木榻布簾，茗椀爐香，福分自覺不淺，祇恨敬思薄命耳！每與莓垣指點城郭，笑謂：攘名噉利，絲絲聚訟者，都在白烟一抹中，爾不見我，我不見爾，相去何啻百尺哉！靖節云：「迢迢百尺樓，分明望四荒。暮作歸雲宅，朝爲飛鳥堂。山河滿目中，平原獨茫茫！古時功名士，慷慨爭此場。一旦百歲後，相與還北邙！」我欲高結數椽，吟此無晝夜矣。更有一快事：精舍去水百武，注硯烹茶，每艱僮力；近以節杖撥草，得泉在堂西，乳房透發，傾刻盈科，日光射礪砂皆揚金色，因名「金屑」，與玉漿作確對。細剔泉下石，水流痕可寸許。僧來看泉，言亂後始塞。鬱而不暢者數十年，使無今日一條杖，幾乎悶殺此山矣！

以後看涵峯，越覺活動，山半腰爲翠微，半腰有泉，更翠更微，翠微亭不可少也。丹峯之足，石坡容千人，箕踞其上，仰傳涵峯全神，似一蓮房在蓮花瓣中，香露漬濡，秀潤異常，諸峯俱不及，涵峯之能事已畢。此石門山十四峯也，吾特騎背而數之，若欲窺其中藏，當自首尾交處，曲折而入。泛艇度梁，攀柯躋蹬，策蹇無不如願，但不令車箱有歸路耳。峪口逼窄，一澗瀑瀉，來水之所會，

去水之所瀉也。越水而西，看藤花幄籠丹峯石根，石假藤脈而軟，藤附石骨而硬，藤石濛混，惟形俱失。沿崖至半，有金屑泉故道，循之西北上，卽涵峯精舍，捫東下磴道盤紆，仍入峽中；峽中有泉，深不可測，乃與「金屑」作對者。水從北下，得此大壯形色。東仰千仞，孤壁磨空，斷看萬卉交蔭，露一綫綠天，水就地下，人就水上，合之不得，離之不能，雖稱齊、魯孔道，亦近蠶叢魚鳧矣。纔出谷口，又生天地，當面大溪封斷，外有山、有樹、有人家，再着幾點落花，居民定是秦人，但爲葑草久塞，莓垣意欲開之，當字曰「莓溪」。緣東去，樵徑幽細，支分縷合，可上東南諸峯，余欲以泥丸松子，彈滿山谷，令清陰萬株，冷翠濕衣，奈非歲月可效；不得已，且以桃杏子塞責耳！北過緣橋，入由留峪，似王維輞川，又似子真谷口，乃石門之東路，傍有子路宿處，若與晨門共祀，冷語熱腸，當必有合也。西爲橫雲嶺，東爲打虎岩，因暴虎一語，而子路遂爭存孝之雄名，可發一噓！出峪東轉，澗水與石齒吐嗽，或現或隱，一浸山骨，淵渟碧澁，名曰青龍，上通三漱泉，余三人曾濯纓於中，山僧遂附會之。然不如太白「斧冰漱寒泉，三子同二屐」，更好作出處。泉西有呂公堂基，今改爲鶴夢樓，鶴亦睡，僮亦睡，仙翁亦睡，我至此倦憊極矣，亦對之打盹，人靜山空，水流花謝，從此千百年無一醒者，不勝此肉眼世界乎！

東上有雪障崖，水跳崖稜，如珍珠、如水晶，俗客必曰：「水簾洞。」天晴簾不見，王羽在何處？南矗一塔，鎮虎峯之尾，千真無疑，却是一石！側面不可褻玩也。欲看東北諸峯，當選徑北折；欲看西北諸峯，當選徑西折，然皆無駐足處。惟龍峯下有一小桃源，謂之躍龍峪，羣峯阻

絕，入之不易，昔年盛桃花，今已淨盡，即不入可也。從茲遊山之外，看氣象，論邊幅，問交游，雖不尺搜寸括，山焉廋哉！山焉廋哉！乃自入勝橋，南登頷珠臺，臺石長闊數畝，筋骨暴露，光怪陸離，坐此則高險平遠，盡在襟帶，晴宜、雨宜、月夜尤宜。臺盡處，孤立一石似碑，居山之正位，山靈亦好名，必待人題石門三大字也。臺陰垂古藤，下罥老僧龜，乃祖永入悟處。東有洗耳亭，澗水衝石而下，喧叫抵死不歇，若有天大忙事，星疾難緩，反令觀者五官茫昧，四肢不僵，作爛柯人矣。旁一書舍，即爲爛柯館。渡澗入地藏庵僧寮，開窗憑水，遂題曰：「雪浪。」水哉！水哉！余能無逝者之悲乎？菴後即寺之前東路，南轉依險爲門，石鐫「真畫圖」，與佳山水直照，乃山之左喉，所謂石門有三也。排闥東望，路勝康莊，可並兩巾車，西路以凹折勝，此以坦直勝，山中路尤難得坦直耳。稍憩樹陰，對黃石山又親切熟看，似一斑爛虎，舒尾挺背，眈眈雙睛，始悟石門山爲蟠龍，則此爲踞虎，風雲勃萃，俱供西南聖賢之形勝，豈偶然哉！環中峯而北，入梧桐峪，少桐君於此得道，今以事梓潼君，桐與梓，二而一者也。峪口半畝桑麻，數家烟火，楚楚多致，問村人知是張氏隱居。張氏字叔明，竹溪之逸民，而魯國之諸生，子美因太白訂交，兩度來訪，俱有詩。其一曰：「春山無伴獨相求，伐木丁丁山更幽。澗道餘寒歷冰雪，石門斜日到林邱。不貪夜識金銀氣，遠害朝看麋鹿遊。乘興杳然迷出處，對君疑是泛虛舟。」其二曰：「之子時相見，邀人晚與留。霽潭鱗發發，春草鹿呦呦。杜酒偏勞勸，張梨不外求。前村山路險，歸醉每無愁。」古道交情，今不可及，並三賢而祠之，鼎分此山矣。